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揮麈後錄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熊中文

揮麈後録卷一

宋　王明清　撰

古之尊稱曰皇曰帝曰王自秦并天下始兼皇帝之尊號寵極崇度越前載後雖有作亦無加焉漢哀帝建平二年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詔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宇文周宣帝以

大象元年禪位於皇太子衍自稱天元皇帝唐高宗

上元元年帝自稱曰天皇皇后曰天后武后垂拱三

年五月尊爲聖母神聖皇帝天授元年九月尊爲聖

神皇帝長壽二年九月爲金輪聖神皇帝證聖元年

正月爲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天冊萬歲元年九

月爲天冊金輪聖神皇帝中宗反正後神龍元年正

月尊爲則天大聖皇帝中宗神龍元年十一月尊號

應天皇帝三年八月尊號應天神龍皇帝玄宗先天

二年十二月尊號開元神武皇帝二十七年二月開
元聖文神武皇帝天寶元年二月開元天寶聖文神
武皇帝七載五月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十
三載二月上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證道孝德皇
帝至德元載七月傳位後肅宗上上皇天帝三載正
月上太上至道聖皇天帝乾元元年正月改太上聖
皇天帝肅宗正德三載正月尊號光天文武大聖孝
感皇帝乾元元年正月上乾元光天孝感皇帝二年

正月上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代宗廣德元
年七月尊號寶應元聖文武仁孝皇帝德宗建中元
年正月尊號聖神文武皇帝順宗元和元年正月傳
位後憲宗上應乾聖壽太上皇憲宗元和三年正月
尊號睿聖文武皇帝十四年七月加元和聖文神武
法天應道皇帝穆宗長慶元年七月尊號文武孝德
皇帝敬宗寶歷元年四月尊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
皇帝五年正月加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

孝皇帝宣宗大中二年正月尊號聖敬文思神武光
孝皇帝懿宗咸通三年正月尊號睿文明聖孝德皇
帝十二年正月加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聖廣孝皇
帝僖宗乾符二年正月尊號聖神聰睿仁哲明孝皇
帝昭宗大順元年三月尊號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
帝梁太祖開平三年正月尊號睿文聖武廣孝皇帝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四月尊號昭文睿武至德光孝
皇帝明宗長興元年四月尊號聖明神武文德恭孝

皇帝四年八月聖明神武廣道法天文德恭孝皇帝
晉高祖天福三年契丹遣使奉尊號英武明義皇帝
周太祖聖明文武仁德皇帝國朝太祖乾德元年冬
十一月上尊號應天廣運仁聖文武至德皇帝開寶元年
十一月上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
四年九月上應天廣運興化成功聖文神武明道至
德仁孝皇帝九年正月上應天廣運一統太平聖文
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帝以汾晉未平不欲號一

統詔罷之至三月晉王羣臣復上應天廣運立極居
尊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卒不受太宗太平
興國三年十一月上尊號應運統天聖明文武皇帝
六年十一月上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
皇帝九年八月上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仁
德廣孝皇帝端拱二年十二月庚申詔自前所上尊
號並宜省去今後四方所上表只稱皇帝宰相呂蒙
正等固以爲不可上曰皇帝二字本難兼稱朕欲稱

王但嫌與諸王同耳宰相又上表請改上尊號爲法
天崇道文武皇帝後詔省去文武二字淳化元年三
月上法天崇道文武皇帝三年九月上法天崇道明
聖仁孝文武皇帝至道元年十二月改法天崇道上
聖至仁皇帝眞宗咸平二年十一月上尊號崇文廣
武聖明仁孝皇帝五年八月上崇文廣武應道章德
聖明仁孝皇帝景德二年九月上崇文廣武應乾尊
道聖明仁孝皇帝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上崇文廣

武儀天尊道寳應章感欽明仁孝皇帝三年七月上
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寳應章感欽明上聖至德仁孝
皇帝天禧元年正月上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眞佑
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三年正月上體元御極感天
尊道應眞寳運文德武功上聖欽明仁孝皇帝乾興
元年二月改應天尊道欽明仁孝皇帝仁宗天聖二
年十一月上尊號聖文睿武仁明孝德皇帝八年七
月上聖文睿武體天欽道仁明孝德皇帝明道二年

二月上睿聖文武體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景祐二
年十一月上景祐體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寶元元
年十一月上寶元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英睿孝
德皇帝康定元年帝以蝗雨之災詔省去睿聖文武
四字英宗治平四年正月上尊號曰體乾膺歷文武
聖孝皇帝神宗元豐三年七月十六日詔曰朕惟皇
以道帝以德王以業因時制名用配其實何必加崇
稱號以自飾哉秦漢以來尊天子曰皇帝其亦至矣

朕承祖宗之休託士民之上凡虛文煩禮盡已革去而近者有司羣辟猶咸以號稱見請雖出於歸美報上之忠然非朕所以稽考先王之意今後大禮百官拜表上尊號並罷先是百官上尊號翰林學士司馬光當答詔因言治平二年先帝當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足爲深恥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

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為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
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悅手詔光曰非卿朕
不聞此言善為答詞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衆
邀名者自是終身不受尊號徽宗大觀元年季秋將
行明堂禮大臣議檢舉皇祐故事上為親降御筆云
粤在季秋將行宗祀輔臣有請願舉尊稱浮實之美
毋重辭費不須上表今後更不檢舉政和七年四月
已未羣臣上表尊為教主道君皇帝詔止於教門章

奏中稱不可令天下混用宣和五年七月丁卯太傅
楚國公王黼等上皇帝尊號曰繼天興道敷文成武
睿明皇帝御筆批答曰朕獲承至尊兼三王五帝以
臨九有之師無有遠邇罔不臣服荷天之鑒四序時
若祥瑞洊至薄言興師燕朔歸附大一統於天下蓋
祖宗之靈廟社之慶惟我神考詒謀餘烈顧朕何德
以堪之而羣公卿士猶以炎黃唐虞之號爲未足稱
循末世溢美之辭來上朕甚愧焉所請宜不允凡三

上表皆不允自是內外羣臣皇子鄆王楷以下太學
諸生耆老等上書以請者甚衆皆不從宣和七年十
二月二十九日上尊號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欽宗
建炎元年五月初二日上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高
宗皇帝紹興六年六月丁未臣秦檜以太母回鑾之
久和議已定士民曹溥等一千三百人詣闕進表乞
上尊號上謙抑不受令有司無得復收二十一年三
月戊寅上謂宰執曰聞大金有詔上尊號前此士庶

屢嘗有請既却而不受秦檜曰盛德之事它國亦知
師仰紹興三十二年六月上尊號曰光堯壽聖太上
皇帝乾道六年十二月加號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
上皇帝淳熙二年十月加號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
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淳熙十二年十月加號
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紹業興統
明謨盛烈太上皇帝孝宗皇帝淳熙十六年二月上
尊號曰至尊壽皇聖帝太上慶元元年十一月上尊

號曰聖安壽仁太上皇帝前代者見於宋元憲尊號
録明清更以他書詳考之國朝者以史冊及前後詔
旨續焉

太祖皇帝草昧日客遊睢陽醉卧閼伯廟夢中覺有異
既醒焚香殿上取木珓珓以卜平生自裨將至大帥
皆不應遂以九五占之珓盤旋空中已而大契太祖
益以自負後以歸德軍節度使建國號大宋升府曰
應天晏元獻爲留守以詩題廟中云炎宋肇英祖初

九方潛鱗嘗用著蔡古來決天地屯庚契大横兆謦咳如有聞東坡先生作張文定碑云熙寧中公判應天府新法既粥坊場河渡又并祠廟粥之官既得錢聽民爲賈區廟中慢侮穢踐無所不至公建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閼伯於商邱以主大火微子爲宋始封二祠獨不免於粥乎裕陵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天下祠廟皆得不粥其後高宗皇帝炎精復輝中興斯地灼見天命猗歟休哉晏元獻五州集載前段

滁州清流關昔在五季太祖皇帝以五千之兵敗江南李氏十五萬衆執皇甫暉姚鳳以獻周世宗實為本朝建國之根本明清昨仕彼郡考之圖經云皇祐五年十月因通判州事王靖建言始創端命殿宇於天慶觀之西奉安太祖御容初以兵馬都監一員兼管至元豐六年專差内侍一名管勾香火每月朔望州官朝拜知州事酌獻歳朝寒食冬旦至節詔遣内侍酌獻今焉洊罹兵革殿宇焚蕩之久茂草荊棘無片

瓦尺椽存者周視太息還朝上言以謂太祖皇帝歴試於周應天順人啓運立極功業自此而成王基自此而創故號端命誠我宋之咸鎬豐沛命名之意可見乞再建殿宇以永崇奉得旨下禮部討論而有司以謂增置兵衛重有浮費遂寢所陳蓋明清親嘗至其地恭覩太祖入滁之偉績當其始也趙韓王教村童於山下始與太祖交際用其計畫俾爲鄉導提孫軍乘月夜指縱銜枚取道於清流關側盧子𧰼浮西

澗入自北門直擣郡治皇甫暉方坐帳中燕勞將士養鋭待戰倉黄聞變初不測我師之多寡躍其愛馬號千里電奔東郊太祖追及於河梁以劒揮之人馬俱墜橋下暉遂擒姚鳳即以其衆解甲請降自此兵威如破竹盡取淮南之地鳳之投降時正午刻擊諸寺鐘以應之至今不改紹興壬戌郡守趙時上殿陳其事詔付史館東渡猶有落馬橋存焉如是則端命之殿其可置而不問邪

太祖嘗令於瓦橋一帶南北分界之所專植榆柳中通一徑僅能容一騎後至真宗朝以爲使人每歲往來之路歲月浸久日益繁茂合抱之木交絡翳塞宣和中童貫爲宣撫統兵取燕雲悉命剪薙之逮敵馬南騖遂爲坦途使如前日有所蔽障則未必能卷甲長驅如此此亦祖宗規橅宏遠之一也王嗣昌云

承平時揚州郡治之東廡扃鎖屋數間上有建隆元年朱漆金書牌云非有緩急不得輒開宣和元年盜起

浙西詔以童貫提師討之道出淮南見之焚香再拜啓視之乃弓弩各千愛護甚至儼然如新貫命弦以試之其力比之後來過倍而製作精妙不可跂及士卒皆歎伏施之於用以致成功此蓋太祖皇帝親征李重進時所留者仰知經武之畧明見於二百年之前聖哉帝也辛仲由爲先人言

太祖既廢藩鎮命士人典州天下忻便於是置公使庫使遇過客必館置供饋欲使人無旅寓之歎此蓋古

人傳食諸侯之義下至吏卒批支口食之類以濟其之承平時士大夫造朝不齎糧節用者猶有餘以還家歸途禮數如前但少損當時出京泛汴有上下水船之譏近人或以州郡飾厨傳為非者不解祖宗之所以命意矣然貪汙之吏倘有以公帑任私意如互送卷懷者又不可不痛懲治之也劉季高云

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舊臣或宣怨言太宗盡收用之寘之館閣使修羣書如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

廣記之類廣其卷帙厚其廩祿贍給以役其心多卒老於文字之間云 朱希真云

太宗既得吳越版籍繼下河東天下一統禮樂庶事粲然大備錢文僖惟演嘗纂書名逢辰録排日書其父子承恩榮遇及朝廷盛典極為詳盡明清家有是書為錢仲韶等假去乾没至今往來於中安得再見以補史之闕文

仁宗即位方十歲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章獻素多智謀

分命儒臣馮章靖元孫宣公奭宋宣獻綬等采摭歷
代君臣事迹爲觀文覽古一書祖宗故事爲三朝寶
訓十卷每卷十事又纂郊祀儀仗爲鹵簿圖三十卷
詔翰林待詔高克明等繪畫之極爲精妙叙事於左
令傅姆輩日夕侍上展玩之解釋誘進鏤板於禁中
元豐末哲宗以九歲登極或有以其事啓於宣仁聖
烈皇后者亦命取板摹印做此爲帝學之權輿分錫
近臣及館殿時大父亦預其賜明清家因有之紹興

中爲泰伯陽所取先人云

天聖中章獻明肅太后臨朝詔修三朝國史時巨璫羅崇勳江德明用事以爲史院承受故官屬每遇進書推恩特厚下至書史庖宰亦霑醲賞後來因之徐敦立云

章懿李后初在側微事章獻明肅章聖偶過閤中欲盥手后捧洗而前上悅其膚色玉燿與之言后奏昨夕忽夢一羽衣之士跣足從空而下云來爲汝子時上未有嗣聞之大喜云當爲汝成之是夕召幸有娠明

年誕育昭陵昭陵幼年每穿履襪即亟令脫去常徒步禁掖宮中皆呼爲赤脚仙人赤脚仙人蓋古之得道李君也張昌詩嗣祖云見其祖鄧公家録

熙寧中神宗問鄧綰云西漢張良如何綰以班馬所論對上曰體道綰以未喻聖訓請於上上又曰不唱綰退因取子房傳考之自從沛公入秦宫闕至召四皓侍太子凡所運籌未有一事自其唱之始知天縱之學非人所及鄧雍語先人云

神宗遵太祖遺意聚積金帛成帑自製四言詩一章云五季失圖玁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内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每庫以一字目之又别置詩二十字分揭其上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資何以成戎捷後來所謂御前封樁庫者是也上意用此以爲開拓西北境土之資始命王韶克青唐然後欲經理銀夏復取燕雲元豐五年徐禧永洛䘏師之後帝心弛矣林㤿裕陵遺事云

神宗朝詔修仁英兩朝國史開局日詔史院賜筵時吳
冲卿爲首相提舉二府及修史官就席上成詩賦冲
卿唱首云蘭臺開史局玉堂賜君餘賓友求三事規
摹本八書汗青裁倣此衰白盡歸歟詔許從容會何
妨醉上車王禹玉云曉下金門路君筵聽召餘簪纓
三壽客筆削兩朝書身老雖逢此恩深盡醉歟傳聞
訪餘事應走使臣車元厚之云殿帷昕對罷省户雨
陰餘詔賜堯罇酒人探禹穴書夔龍方容右班馬蓋

徒歟逕醉俄歸弁雲西見日車王君眖云累聖千年
統編年四紀餘官歸柱史筆經約魯麟書班馬才長
矣仁英道偉歟恩招宴東觀醲酒荷盈車馮當世云
天窓叢雲曉風清一雨餘三長太史筆二典帝皇書
接武知何者霑恩匪幸歟吐茵平日事何憚汚公車
曾令綽云御府朌醇釀君恩錫餕餘賜筵遵故事紬
史重新書燕飲難偕此風流不偉歟素飡非所職愧
附相君車宋次道云二聖垂鴻烈天臨四紀餘元台

來率屬賜會寵刊書世業叨榮甚君恩可報歟衮衣

相照爛歸擁鹿鳴車王正仲云上聖思論著前言撫

緒餘瓊筵初賜醴石室載紬書徽範貽來者成功念

昔歟欲知開局盛門擁相君車黃安中云禮敘三事

宴史發兩朝餘偶綴金閨彥來紬石室書法良司馬

否辭措子游歟盛事逢衰懶重須讀五車林子中云

調元台極貴須宴帝恩餘昔副名山錄今裁史觀書

天心憂作者國論屬誰歟寂寞懷鉛客容瞻相府車

可見一時人物之盛眞迹今藏禹玉孫曉處嘗出以示明清曉云史院賜燕唱和國朝故事也

乾道辛卯歲明清因觀元符詔旨欽聖獻肅皇后傳載元豐末命其所引猶存紹聖謗語即以白於外舅方務德云今提衡史筆汪聖錫吾所厚也當録以似之繼而以書及馬旬日得汪報云下喻昨日偶因奏事即爲敷陳天語甚稱所言爲當即詔史院刪去以明是非之實矣汪書之親筆今存外舅家

昭慈孟后紹聖三年以使令爲禳禬之法九月二十日
詔徙處道宮已見泰陵實録曾文肅奏對録述其復
位本末爲備今具載之元符三年五月癸酉同三省
批旨令同議復瑶華先是首相韓忠彦遣其子跂來
相見云因曲謝上諭以復瑶華令與布等議若布以
爲可即白李清臣俟再留稟乃白三省且云恐有異
議者布答之云此事固無前比上亦嘗問及布但答
以故事止有追策未有生復位號者况有元符恐難

並處今聖意如此自我作古亦無可違之理若於元
符無所議即但有將順而已三省自來凡有德音及
御批未聞有逆鱗者此無足慮但白邦直不妨政云
若此中議定即須更於上前及簾前再稟定乃敢宣
言至四日再留不易前議師朴云已約三省因相率
至都堂行次師朴云惇言從初議瑤華法時公欲就
重法官不敢違及至都堂惇又云當初是做厭法斷
不得唯造雷公式等皆不如法自是未成布云公既

知如此當初何以不言今却如此議論當時議法論
罪莫須是宰相否布當時曾議依郭后故事且以淨
妃處之三省有人於上前猶以爲不須如此其後又
欲貶董敦逸布獨力爭得不貶此事莫皆不虛否今
日公却以謂議法不當是誰之罪惇默然布云此事
且置之今日上及廉中欲復瑤華正以元符建立不
正元符之立用皇太后手詔近因有旨令蔣之奇進
入所降手詔乃云是劉友端書外面有人進文字皇

太后並不知亦不曾見是如何惇遽云是惇進入先
帝云已得兩宫旨令撰此手詔大意進入布云手詔
云非此入其誰可當皆公之語莫不止大意否惇云
是衆莫不駭之下云且不知有此也布云穎叔以謂
太后手詔中語故著之麻詞乃不知出自公之竒亦
云當時只道是太后故不敢不著今進入文字却看
驗得劉友端書皇太后誠未嘗見也惇頑然無作色
衆皆駭歎是日布又言此事只是師朴親聞布等皆

未曾面禀來日當共禀知聖意無易即當擬定聖旨

進呈遂令師朴草定云瑤華廢后近經登極大赦及

累降赦宥其位號禮數令三省密院同詳議聞奏遂

退晚見師朴等皆云一勘便招可怪可怪六日遂以

簡白師朴云前日所批旨未安當如今日所改定進

擬師朴答云甚善然尚猶豫七日布云所擬批旨未

安有再改定文字在師朴所衆皆稱善今所降旨乃

布所改定也是日上面諭廉中欲廢元符而復瑤華

布力陳以爲不可如此則彰先帝之短而陛下以叔
廢嫂恐未順上亦深然之令於簾前且堅執此議衆
皆議兩存之爲便上又丁寧令固執下云韓忠彦乃
簾中所信須令忠彦開陳必聽納忠彦默然及簾前
果云自古一帝一后此事蓋萬世議論相公已下讀
書不淺須議論得穩當乃可行兼是垂簾時事不敢
不審慎語甚多不一一記省衆皆無以奪惇却云臣
思之亦是未穩當衆皆目之　師朴遂出所擬批旨進

呈云且乞依已降指揮容臣等講議同奏許之然殊
未有定論再對布遂云適論瑤華事聖諭以謂一帝
一后此乃常理固無可議臣亦具曉聖意蓋以元符
建立未正故有所疑然此事出於無可奈何須兩存
之爲便章惇誤曉皇太后意旨却以復瑤華爲未穩
當此事本末惟先帝者皆惇也前者皇太后諭蔣之
奇以立元符手詔皇太后不知亦不曾見及進入乃
是劉友端書寫臣兩日對衆詰惇云昨以皇太后手

詔立元符爲后皇太后云不知亦不曾見及令蔣之
奇進入乃是友端所書莫是外面有人撰進此文字
否惇遽云是惇撰造先帝云巳得兩宮許可遂令草
定大意臣云莫非止大意否詔云非斯人其誰可當
乃公語也之奇亦云當時將謂是太后語故著之制
詞惇云是惇語衆皆駭之惇定策之罪固巳大此事
亦不小然不可暴揚者以爲先帝爾今若以此廢元
符固自有因然上則彰先帝之短次則在主上以叔

廢嫂未順故臣等議皆以兩存之爲便如此雖未盡典禮然無可奈何須如此太母遂云是無可奈何兼化元符又目下別無罪過如此甚便布云望皇太后更堅持此論若稍動著元符則於理未便亦答云只可如此上又嘗諭密院云欲於瑤華未復位號前先宣召入禁中卻當日或次日降制免張皇令以此諭三省衆亦稱善布云如此極便若已復位號即須用皇后儀衛召入誠似張皇上仍戒云執元符之議及

如此宣召只作卿等意勿云出自朕語及至簾前三省以箚中語未定亦不記陳此一節布遂與頳叔陳之太后亦稱善退以諭三省云適敷陳如此論已定矣遂赴都堂同前定奏議乃布與元度所同草定師朴先以邦直草定文字示衆人衆皆以為詞繁不可用遂已師朴先封以示布布答之云瑤華之廢豈可云主上不知其端太后不知其詳又下比於盜臣墨卒皆被恩恐皆未安爾是日太后聞自認造手詔事

乃歎云當初將謂友端稍知文字恐友端所爲却是他做布云皇太后知古今自古曾有似此宰相否之奇亦云悖更不成人無可議者是日瑤華以犢車四還禁中至内東門太母遣人以冠服令易去道衣乃入中外聞者莫不懽呼是夕鎖院降制但以中書熟狀付學士院不宣召初議復瑤華布首白上不知處之何地上云西宮可處布云如此甚便外議初云東宮增㴑八十間疑欲以處二后衆以爲未安緣既復位則於太母有婦姑之禮豈

可處之於外上亦云太母有婦姑之禮豈可處之於外太母仍云須令元符先拜元祐答拜乃順又云將來須令元祐從靈駕元符只令迎虞主可也患無人迎虞主今得此甚便又諭密院云先帝既立元符尋便悔但云不直不直又云郝隨嘗取宣仁所衣后服以披元符先帝見之甚駭却笑云不知稱否又云元祐本出士族不同又稱其母亦曉事二府皆云王廣淵之女也神宗嘗以爲參知政事命下而

卒又云初聘納時常教他婦禮以至倒行側行皆親指教其他舉措非元符比也布云當日亦不得無過布云皇太后以爲如何太母云自家左右人做不是事自家却不能執定得是不爲無過也布云皇太后自正位號更不曾生子神宗嬪御非不多未聞有爭競之意在尊位豈可與下爭寵太母云自家那裏更惹他煩惱然是他神宗亦會做得於夫婦間極周旋二十年夫婦不曾面赤布云以此較之則誠不爲無

過賴叔亦云憂在進賢豈可與嬪御爭寵太母又對二府云元符元祐俱有性氣今猶恐其不相下布云皇太后更當訓敎使不至於有過乃爲盡善皇太后在上度亦不敢如此太母云亦深恐他更各有言語兼下面人多此輩尤不識好惡三省亦云若皇太后戒飭必不敢爾太后又云他兩人與今上叔嫂亦難數相見今後除大禮聖節宴會可赴餘皆不須預他又與今皇后不同也三省亦皆稱善其他語多所記

止此爾巳上皆曾録中語制詞畧云惟東朝慈訓念久處於别宫且永泰上賓顧何嫌於並后至崇寧元年蔡元長當國十二月壬申用御史中丞錢遹殿中侍御史石豫右司諫左膚疏詔后復居瑶華制有云臺臣論奏引義固爭宰輔全同抗章繼上逾二十年靖康末金人南來六宫皆北后獨不預逃匿於其家張邦昌知之遣人迎后垂簾儀從忽哭入第中后惶恐不知所以避之不免及思陵中興尊爲隆祐太后蓋

后之祖名元易元為隆祐建炎間皇輿小駐會稽后
微覺風眩本閤有宫人自言善用符水呪疾可瘳或
以啓后后吐舌曰又是此語吾其敢復聞也此等人
豈可留禁中邪立命出之王嗣昌云
徽宗初踐祚曾文肅公當國禁中放紙鳶落人間有以
為公言者公翌日奏其事上曰初無之傳者之妄也
當令詰治所從來公從容進曰陛下即位之初春秋
方壯罷朝餘暇偶以為戲未為深失然恐一從詰問

有司觀望使臣下誣服則恐天下向風而靡實將有
損於聖德上深憚服然失眷始於此也舅氏曾紘父云
徽宗居藩邸已潛心詞藝即位之初知南京曾肇上所
奉勑撰東嶽廟碑得旨送京東立石上稱其文且云
兄弟皆有文名又一人尤著左相韓師朴云肇也子
宣云臣兄遭遇神宗擢中書舍人修五朝史不幸早
世其文章與歐陽修王安石皆名重一時上頷之繇
是而知上之好學問非一日也

建中靖國徽宗初郊亦見曾文肅奏事録言之甚詳在
於當日爲一時之慶事十一月戊寅凌晨導駕官立班
大慶殿前導步輦至宣德門外升玉輅登馬導至景
靈宫行禮畢赴太廟平旦雪意甚暴既入太廟即大
雪出廵仗至朱雀門其勢未已衛士皆沾濕上顧語
云雪甚好但不及時及赴太廟雪益甚二鼓未已上
遣御藥黄經臣至二相所傳宣問雪不止來日若大
風雪何以出郊布云今二十一日郊禮尚在後日無

不晴之理經臣云只恐風雪難行布云雪雖大有司
掃除道路必無妨阻但稍衝冒無如之何兼雪勢暴
必不久况乘輿順動理無不晴若更大雪亦須出郊
必不可升壇則須於端誠殿望祭此不易之理已降
御札頒告天下何可中輟經臣亦稱善乃云左相韓
忠彦欲於大慶殿望祭布云必不可但以此回奏經
臣退遂約執政會左相齋室仍草一劄子以往左相
猶有大慶之議左轄陸佃云右相之言不可易兼恐

無不晴之理若還就大慶是日却晴霽奈何布遂手寫劄子與二府簽書訖進入議遂定上聞之甚喜有識者亦云臨大事當如此中夜雪果止五更上朝享九室布以禮儀使贊引就罍洗之際已見月色上喜云月色皎然布不敢對再詣罍洗上云已見月色布云無不晴之理上奠瓚至神宗室流涕被面至再入室酌酒又泣不已左右皆爲之感泣是日聞上却常膳蔬食以禱巳卯黎明自太廟齋殿步出廟門升玉

輅然景色已開霽時見日色巳午間至青城晚遂晴
見日五使巡仗至玉津園夕陽滿野人情莫不欣悦
庚辰四鼓赴郊壇幕次少頃乘輿至大次布跪奏於
簾前請皇帝行禮景靈太廟皆然遂導至小次前升壇奠幣
再詣罍洗又升壇酌獻天色晴明星斗燦然無復纖
雲上屢顧云星斗燦然至小次前又宣諭布云聖心
誠敬天意感格固須如此又升壇飲福行過半蔣之
奇屢仆於地既而當中妨上行布以手約之遂挽布

衣不肯捨而力引之行數級復僵仆上問爲誰布云
蔣之奇上令禮生掖之登壇坐於樂架下至上行禮
畢還至其所尚未能起上令人扶掖出就外舍先還
府又令遣醫者往視之及亞獻升有司請上就小次
而終不許東向端立至望燎布跪奏禮畢導還大次
故事禮儀使立於簾外俟禮部奏解嚴乃退上諭都
知閤守懃閤安中令照管布出壝門恐馬隊至難出
恩非常也衆皆歎息以爲眷厚五鼓二府稱賀於端

誠殿黎明升輦還内先是禮畢又遣中使傳宣布以
車駕還内一行儀衛並令儹行不得壅閼布遂閤鹵
簿司及告報三帥令依聖旨及登輦一行儀仗無復
阻滯比未及巳時已至端門左相乃大禮使傳宣乃
以屬布衆皆怪之少選登樓肆赦又明日詣會聖宫
宫門之兩廡下所畫人馬皆有流汗之迹云慶歷西
事時一夕人馬有聲至明觀之有汗流至今不滅又
有一小女塑像齒髪爪甲皆真物身長三尺許云太

祖徽時所見嘗言太祖當有天下然無文字可考像
龕於殿之側坐殿內蓋殿門也
又云是月奉職程若英乃文臣程博文之子上書言皇
子名亶及御名皆犯唐明宗名宜防邊方之亂詔改
皇子名至是又上書乞換文資從之時亦建中靖國
元年後來果驗亦異事也因著之
神宗更定官制獨選人官稱未正崇寧初吏部侍郎鄧
洵武上疏曰神宗稽古創法釐正官名使省臺寺監

之官實典職事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
而制祿命出之日官號法制鼎新於上而彝倫庶政
攸叙於下今吏部選人自節察判官至簿尉凡七等
先帝嘗欲以階寄祿而未暇顧造爲新名因而寄祿
使一代條法粲然大備徽宗從其言詔有司討論於
是置選人七階蔡元道官制舊典乃失引之
政和四年六月戊寅御筆取會到入内内侍省所轄苑
東門藥庫見置庫在皇城内北隅拱宸門東所藏鴆

鳥蛇頭葫蔓藤鈎吻草毒汗之類品數尚多皆屬川廣所貢典掌官吏三十餘人契勘元無支遣顯屬虛設蓋自五季亂離紀綱頽靡多用此物以勦不臣者沿襲至於本朝自藝祖以來好生之德洽於人心若干憲網莫不明寘典刑誅殛市朝何嘗用此自今可悉罷貢額並行停進仍廢此庫放散官吏比附安排應毒藥并盛貯器皿並交付軍器所仰於新城門外曠闊迥野處焚棄其灰燼於官地埋瘞分明封堠標識無

使人畜近犯疾速措置施行仰見祐陵仁厚之心德及豚魚敬録於編以詔無極

靖康元年正月戊辰金人侵濬州徽考微服出通津門御小舟將次雍丘命宦官鄧善詢召縣令至津亭計事善詢適以它事召之令前驅至近岸善詢從稠人中躍出呼令下馬厲聲斥之令曰某出宰畿邑宜示威望安有臨民而行者乎善詢曰太上皇帝幸亳社聊此駐蹕令大驚捨車疾趨舟前山呼拜蹈自劾其

罪徽宗笑曰中官與卿戲耳遂召入舟中是夕阻淺船不得進徽宗患之夜出堤上御駿騾名鵓鴿青望睢陽而奔聞雞啼濱河有小市民皆酣寢獨一老姥家張燈竹扉半掩上排户而入嫗問上姓氏曰姓趙居東京已致仕舉長子自代衛士皆笑上徐顧衛士亦笑嫗進酒上起受嫗酒復傳爵與衛士嫗延上至卧内擁爐又爇勞薪與上釋襪烘趾久之上語衛士令記嫗家地名及龍舟還京嫗没久矣迺以白金賜

其諸孫 蜀僧祖秀云

元祐八年九月三日崇慶撤簾泰陵親政時事鼎新首逐吕正愍蘇文定明年改元紹聖四月自外拜章子厚爲左僕射時東坡先生已謫英州子厚既至蔡元度鄧温伯迎合以謂神宗實録詆誣之甚乞行重修蘇是立元祐黨籍凡當時位於朝者次第竄斥初止七十三人劉器之亦嘗以語胡德輝珵見之元城道護録其間亦自相矛盾如川洛二黨之類未始同心

也徽宗登極復皆召用有意調一而平之蔡元長相矣使其徒再行編類黨人刋之於石名之云元祐姦黨播告天下但與元長意異者人無賢否官無大小悉列其中屏而棄之殆三百餘人有前日力闢元祐之政者亦叨厠名愚智混淆莫可分别元長意欲連根固本牢甚然而無益也徒使其子孫有榮耀焉識者恨之如近日揚州重刻元祐黨人碑至以蘇迥爲蘇過叔黨在元祐年猶未裹頭豈非字畫之誤乎尤

爲無謂迥字彦遠東坡先生之族子登進士第爲瀘川令元符末應日食上言尤爲切直蔡元長既使其徒編類上書邪等彦遠爲邪上尤甚又入元祐黨籍之石坐削籍編管華州遇赦量移潼川牵復爲普州岳安尉卒於官紹興初特贈宣教郎事見王望之賞所作彦遠妻史夫人墓志及重修瀘川靈濟廟碑

明清頃訪徐五丈敦立於雲川徐詢以創置右府與揆路議政分合因革明清即爲考證以對徐甚以擊節

即手録於其所編今列於後案唐代宗永泰中始置內樞密使二員以宦者爲之初不置司局但以屋三楹貯文書其職惟掌承受表奏於內進呈若人主有所處分則宣付中書門下施行而已昭宗光化二年九月崔胤爲宰相與上密謀欲盡誅宦官中尉劉季述王仲元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陰謀廢上請太子監國已而太子改名縝即位十二月孫德昭董彥弼周承誨三人除夜伏兵誅季述等翌日昭宗復位三

人賜姓李除使相加號三功臣寵遇無比崔胤與陸扆乞盡除宦者上與三人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爲軍主者若屬南司必多更變不若仍歸之北司爲便上喻胤等曰將士意不欲屬文臣卿等勿堅求於是復以袁易簡周敬容爲樞密使然唐自此亂矣朱梁建國深革唐世宦官之弊乃改爲崇政院而更用士人敬翔李振爲使二人官雖崇然止於承進文書宣傳命令如唐宦者之職今士大夫家

猶有梁宣底四卷其間所載大抵中書奏請則具記事與崇政使令於内中進呈所得進止却宣付中書施行其任止於如此至後唐莊宗入汴復改爲樞密院以郭崇韜爲使始分掌朝政與中書抗衡宰相豆盧革爲弘文館學士以崇韜父名弘正請改弘文爲昭文其畏之如此明宗即位以安重誨范延光爲樞密使二人尤爲跋扈晉高祖即位思有以懲戒遂廢之至開運元年復置末帝以其后之兄馮玉爲之自

是相承不改國朝因之首命趙韓王普馬號稱二府
禮遇無間每朝奏事與中書先後上所言兩不相知
以故多成疑貳祖宗亦賴此以聞異同用分宰相之
權端拱三年置簽書院事以資淺者爲之張遜是也
官制舊典誤以爲鄧公慶歷二年二邊用兵富文忠
公爲知制誥建言邊事繫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
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以宰相兼
參知樞密事今兵興宜使宰相兼領仁宗然之即降

旨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呂許公時爲首相以内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富公方力爭會西夏首領乞砂等稱僞將相來降各補借職羈置湖南富公復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仁宗命以所言送中書而宰相初不知也富公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邪更極論之時張文定爲諫官亦論中書宜知兵事遂降制以宰相呂夷簡兼判樞密院事章得象兼樞密院事未幾或曰二府

體例判字太重於是復改呂公亦爲樞密使五年賈
文元陳恭公同爲宰相乞罷兼樞密使以邊事寧故
也有旨從之仍詔樞密院凡軍國機要依舊同議施
行而樞密院亦自請進退管軍臣僚極邊長吏路分
鈐轄以上並與宰臣同議從之張文定復言宰相既
罷兼樞密院則更不聚廳萬一邊界忽有小虞兩地
即須聚廳每事同議自是常事則密院專行至涉邊
事而後聚議謂之開南廳然二府行遣終不相照熙

寧初滕達道爲御史中丞上言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逵修保栅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矣夫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令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敕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神宗善之其後竟使樞密院事之大者與中書同奏稟訖先下俟中書退後進呈本院常程公事凡稱三省密院同奉聖旨者是也建炎初置御營使本以車駕行幸總齊軍

中之政而以宰相兼領之故遂專兵柄樞密院幾無所干預呂元直在相位自以謂有復辟之功專恣尤甚臺諫以爲言元直既罷政遂廢御營司而宰相復兼知樞密院事自范覺民爲始爾後悉兼右府矣秦會之獨相十五年帶樞密使至紹興乙亥會之殂次年沈守約万俟元忠拜相遂除去兼帶中書與樞府又始分矣

徐敦立語明清云凡史官記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時政

記則宰執朝夕議政君臣之間奏對之語也二曰起居注則左右史所記言動也三曰日歷則因時政記起居注潤色而爲之者也舊屬史館元豐官制屬秘書省國史案著作郎佐主之四曰臣僚墓碑行狀則其家之所上也四者惟時政執政之所日録於一時政事最爲詳備左右史雖二員然輪日侍立榻前之語既逺不可聞所賴者臣僚所申而又多務省事凡經上殿止稱别無所得聖語則可得而記録者百司

闕報而已日歷非二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臣僚行狀於士大夫行事爲詳而人多以其出於門生子弟之類以爲虛辭溢美不足取信雖然其所泛稱德行功業不以爲信可也所載事跡以同時之人考之自不可誣亦何可盡廢云度在館中時見重脩哲宗實録其舊書崇寧閒帥多貴游子弟以預討論於一時名臣行事既多所畧而新書復因之于時急於成書不復廣加搜訪有一傳而僅載歷官先後者且據逐

人碑誌有傳中合書名猶云公者讀之使人不能無
恨新唐書載事倍於舊書皆取小說本朝小說尤少
士夫縱有私家所記多不肯輕出之度謂史官欲廣
異聞者當擇人叙録所聞見如段太尉逸事狀鄴侯
家傳之類上之史官則庶幾無所遺矣歐陽公歸田
録初成未出而序先傳神宗見之遽命中使宣取時
公已致仕在潁川以其間所記述有未欲廣者因盡
删去之又惡其太少則雜記戲笑不急之事以充滿

其卷帙既繕寫進入而舊本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進本而元書蓋未嘗出之也

敦立又語明清云自高宗建炎航海之後如日厯起居注時政記之類初甚完備秦會之再相繼登維垣始任意自專取其紹興壬子歲初罷右相凡一時施行如訓誥詔旨與夫斥逐其門人臣僚章疏奏對之語稍及於已者悉皆更易焚棄繇是亡失極多不復可以稽考逮其擅政以來十五年

間凡所紀録莫非其黨姦諛謟佞之詞不足以傳信
天下後世度比在朝中嘗取觀之太息而已
明清嘗謂本朝法令寛明臣下所犯輕重有等未嘗妄
加誅戮恭聞太祖有約藏之太廟誓不殺大臣言官
違者不祥此誠前代不可跂及雖盧多遜丁謂罪大
如此僅止流竄亦復北歸自晉公之後數十年蔡持
正始以吳處厚訐其詩有譏訕語貶新州又數年章
子厚黨論乃興一時賢者皆投炎荒而子厚迄不能

自免爰其再啓此門元祐間治持正事二三公不無

千慮之一失使如前代則姦臣藉口當溧血無窮也

明清嘗以此說語朱三十五丈希真大以爲然太祖

誓言得之曹勛云從徽宗在燕山面諭云爾勛南歸

奏知思陵

明清嘗得英宗批可進狀一紙於梁才甫家治平元年

宰執書臣而不姓且花押而不書名以歲月考之則

韓魏公曾魯公歐陽文忠公趙康靖作相參時也但

不曉不名之義後閲沈存中筆談云本朝要事對稟常事擬進入畫可然後施行謂之熟狀事速不及待報則先行下具制草奏知謂之進草熟狀白紙書宰相押字始悟其理不知今又如何耳

揮麈後録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揮麈後録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熊中文

揮麈後録卷二

宋　王明清　撰

宣和中燕諸王於禁中高宗以困於酒倦甚小愒幄次

徽宗忽詢康王何往乎左右告以故徽宗幸其所視

之甫入即返驚鄂默然内侍請於上上云適揭簾之

次但見金龍丈餘蜿蜒榻上不欲呼之所以亟出歎

息久之云此天命也繇是異待焉　趙士錢彭老云

高宗嘗語呂頤浩云朕在宮中每天下奏案至莫不熟閲再三求其生路有至夜分卿可以此意戒刑寺官凡於治獄切當留心勿草草頤浩再拜賛即以上旨諭之姜安禮處恭云

曹功顯勛語明清云昨從徽宗北狩至燕山逃歸顯仁令奏高宗曰上爲康王再使敵中欲就鞍時二后洎宮人送至廳前有小婢招兒者見四金甲人狀貌雄偉各執弓劍擁衛上體婢指示衆雖不見然莫不畏

肅后即悟曰我事四聖香火甚謹必其陰助今陷敵

中愈當虔事自後夜深必四十拜止更令奏上宜嚴

崇奉以荅景貺高宗後駐蹕臨安即詔於西湖建觀

像設以祀甚爲壯麗又云后未知上即位嘗用象戲

局子裹以黃羅書康王字貼於將上焚香禱曰今三

十二子俱擲於局若康王字入九宮者必得天位一

擲其將子果入九宮他子皆不近后以手加額喜甚

即具奏徽廟大喜復謂后曰瑞卜昭應異常可無慮矣

元符末掖廷訛言崇出有茅山道士劉混康者以法籙符水爲人祈禳且善捕逐鬼物上聞得出入禁中頗有驗崇恩尤敬事之寵遇無比至於即其鄉里建置道宫甲於宇内祐陵登極之初皇嗣未廣混康言京城東北隅地叶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爲數仞崗阜已而後宫占熊不絶上甚以爲喜繇是崇信道教土木之工興矣一時佞倖因而逢迎遂竭國力而經營之是爲艮嶽宣和壬寅歲始告

成御製爲記云京師天下之本昔之王者申畫畿疆
相方視址考山川之所會占陰陽之所和據天下之
上游以會同六合臨觀八極故周人胥宇於岐山之
陽而又卜澗水之西秦臨函谷二殽之關有百二之
嶮漢人因之又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帶以黃河清渭
之川宰制四海然周以龍興卜年八百秦以虎視失
於二世漢德弗嗣中分二京何則在德不在嶮也昔
我藝祖撥亂造邦削平五季方是時周京市邑千門

萬肆不改棄之而弗顧漢室提封五方阻山浮渭屹然尚在也捨之而弗都於胥斯原在浚之郊通達大川平臯千里此維與宅故今都邑廣野平陸當八達之衝無崇山峻嶺襟帶於左右又無洪流巨浸浩蕩涵湧經緯於四疆因舊貫之居不以襲險爲屏且使後世子孫世世修德爲萬世不拔之基垂二百年於兹祖功宗德民心固於泰華社稷流長過於三江五湖之遠足以跨周軼漢蓋所恃者德而非險也然文

王之囿方七十里其作靈臺則庶民子來其作靈沼則於仞魚躍高上金闕則玉京之山神霄大帝亦下遊廣愛而海上有蓬萊三島則帝王所都仙聖所宅非形勝不居也傳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是山可爲功不可畫於是太尉梁師成董其事師成博雅忠藎思精志巧多才可屬乃分官列職曰雍曰琮曰琳各任其事遂以圖材付之按圖度地庀徒僝工累土積石畚插之役不勞斧斤之聲不鳴設洞庭湖口絲谿

仇池之深淵與泗濱林慮靈壁芙蓉之諸山取瓌奇特異瑤琨之石即姑蘇武林明越之壤荆楚江湘南粤之野移枇杷橙柚橘柑椰栝荔枝之木金蛾玉羞虎耳鳳尾素馨渠那末利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於雕欄曲檻而穿石出罅岡連阜屬東西相望前後相續左山而右水後谿而旁隴連緜彌滿吞山懷谷其東則高峰峙立其下則植梅以萬數緑蕚承趺芬芳馥郁結構山根號蕚緑華

堂又旁有承嵐崑雲之亭有屋外方內圓如半月是名書館又有八仙館屋圓如規又有紫石之岩祈眞之嶝攬秀之軒龍吟之堂清林秀出其南則壽山嵯峨兩峰並峙列嶂如屏瀑布下入鴈池池水清泚漣漪鳧鴈浮泳水面棲息石間不可勝計其上亭曰雝雝北直絳霄樓峰巒崛起千疊萬複不知其幾千里而方廣無數十里其西則參术杞菊黃精芎藭被山彌塢中號藥寮又禾麻菽麥黍豆秔秫築室若農家

故名西庄上有亭曰巢雲高出峰岫下視羣嶺若在掌上自南徂北行崗脊兩石間縣亘數里與東山相望水出石口噴薄飛注如獸面名之曰白龍浙瀧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岩又西半山間樓曰倚翠青松蔽密布於前後號萬松嶺上下設兩關出關下平地有大方沼中有兩洲東爲蘆渚亭曰滑陽西爲梅渚亭曰雲浪沼水西流爲鳳池東出爲研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館有閣曰巢鳳堂曰三秀以

奉九華玉眞安妃聖像東池後結棟山下曰揮雲廳復由磴道盤行縈曲捫石而上既而山絶路隔繼之以木棧木倚石排空周環曲折有蜀道之難躋攀至介亭最高諸山前列巨石凡三丈許號排衙巧怪嶄巖藤蘿蔓衍若龍若鳳不可殫窮麓雲半山居右極目蕭森居左北俯景龍江長波遠岸彌十餘里其上流注山間西行潺湲為漱玉軒又行石間為煉丹凝亭觀圌山亭下視水際見髙陽酒肆清斯閣北岸萬

竹蒼翠蓊鬱仰不見明有勝𥳑庵躡雲臺蕭閒館飛岑亭無雜花異木四面皆竹也又支流爲山莊爲回溪自山蹊石罅搴條下平陸中立而四顧則岩峽洞穴亭閣樓觀喬木茂草或高或下或遠或近一出一入一榮一彫四向周匝徘徊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幽谷深巖之底而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又不知郛郭寰會紛華而塡委也眞天造地設神謀化力非人所能爲者此舉其梗槩焉及夫時序之景物

朝昏之變態也若夫土膏起脈農祥晨正萬類胥動和風在條宿凍分沾泳漾水之新波被石際之宿草紅苞翠蕚爭笑並開於煙暝新鶯歸燕呢喃百轉於木末攀柯弄蘂藉石臨流使人情舒體墮而忘料峭之味及雲峰四起烈日照耀紅桃緑李半垂間出於密葉芙蕖菡萏蔓蔘芳苓搖莖弄芳倚靡於川湄蒲菰荇蕖茭菱葦蘆沿岸而泝流青苔緑鮮落英墜實飄颻而鋪砌披清風之廣莫蔭繁木之餘陰清虛爽

塏使人有物外之興而忘扇箑之勞及一葉初驚蓐收調辛燕翩翩而辭巢蟬寂寞而無聲白露既下草木揺落天高氣清霞散雲薄逍遥倘徉坐堂伏檻曠然自怡無蕭瑟泬寥之悲及朔風凛冽寒雲闇幕萬物凋疎禽鳥縮漂層氷峨峨飛雪飄舞而青松獨秀於高巔香梅含華於涷霧離榭擁幕體道復命無歲聿云暮之歎此四時朝昏之景殊而所樂之趣無窮也朕萬幾之餘徐步一到不知崇高富貴之榮而騰

山赴壑窮深探嶮緑葉朱苞華閣飛陛玩心愜志與神合契遂忘塵俗之繽紛而飄然有凌雲之志終可樂也及陳清夜之醮奏梵唄之音而煙雲起於巖竇火炬煥於半空環珮雜遝下臨於脩塗狹徑迅雷掣電震動於庭軒户牖既而車輿冠冕往來交錯嘗甘味酸覽香酌醴而遺瀝墜核紛積床下俄頃揮霍騰飛乘雲泯然無聲夫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信矣朕履萬乘之尊居九重之奥而有山間林下之逸湶

溉肺腑發明耳目恍然如見玉京廣愛之舊而東南萬里天台鴈蕩鳳凰廬阜之奇偉二川三峽雲夢之曠蕩四方之遠且異徒各擅其一美未若此山并包羅列又兼其絶勝颯爽溟涬參諸造化若開闢之素有雖人爲之山顧豈小哉山在國之艮故名之曰艮嶽則是山與泰華嵩衡等同固作配無極壬寅歲正月朔日記又命睿思殿應制李質曹組各爲賦以進質云宣和四年歲在壬寅夏五月朔艮嶽告成命小

臣質恭請作古賦以進臣俯伏惴慄懼學術荒陋不足以奉詔正衣冠屏息竊誦宸製如日月照映至於經營終始與其命名之意義備載奎文使執筆之臣徒震汗縮伏辭其不能雖然臣之榮遇千載一時敢不祇若休命於是虛心滌慮再拜稽首而獻賦焉其詞曰偉玆嶽之宏厚兮固磐基於坤軸跨穹隆之高標兮俯萬象於林麓一氣肇其吐吞兮割陰陽於晦昰信天造而地設兮行聖心之神欲相美利於艮維

兮膺億載之假福允定命以匹休兮同澗瀍之乃卜惟重熙兮累洽固帝祚之無疆緊浚都之是宅陋周原之匪臧誠體國之有制擬形勢而辨方伊罔聯與阜屬翼異慶瑞兮縣長仰黄屋之非心馳至道以垂裳即崇山之典區翳薈鬱其蒼蒼紛川澤之沮洳限江湖之渺茫類曾城與丹邱仍颷馭之來翔鳴遼鶴於晝寂嘯巴猿於夜央靄煙霞之超絶殆未邈乎康莊時萬機之餘暇頓六轡以高驤逸天步之轍跡怡聖

情而弗忘俾雲飛以川泳均草木之有光軒重闉之
敞敞植梅桃以時崗挺八仙之桂檜漲潤氣以疏香
屹舞手之奇石導風袂以前鄣仰奎文之聖述如震
慄乎春雷兼虞商之渾灝類雲漢之昭回幾𧏡之臣
不敢久以伏讀兮一再誦而心開爍八龍之神藻覺
虎臥之煤埃惟明光之絢練永作鎮於鈞臺俄北行
而少進驚泛雪之虛闢屏分翠緑以雙抗兮沃泉中
湛而凝碧伊留雲與宿霧佐清致於瑤席飲甌面之

瓊腴貯風生於兩腋登和容於射圃㑋弧矢之神威流芳馨於素華且舒笑而忘歸撫跨雲之欄楯鶩倚翠之翬飛陟半山而前矚虛廡亘其繩直聳凝觀而北列視鑑湖之湜湜忽崢嶸而環合想圓山之嘉色敞玉霄之閟洞仙眞過而寓息冀煉丹以服餌生身體之羽翼闢瓊津與清斯望龍江而西東何茂脩之夾植中演漾而溶溶覿山莊之泒別引回溪而曲通挹飛岑於秀發倚躡雲之崇崇虛蕭閑之邃宇貯毫

楮於厰中延勝篔之宿潤發五蓋之遊蒙無雜卉以
周布端此君之迎逢委擔陰之修逕出高陽之酒亭
奉千鍾之湛露傾葵藿於堯齡欲洗練其神宅耳漱
瓊之泠泠度金霞而矯首介亭屹其上征險羊腸於
九折升雲棧而心驚有排衙之巨石間珍木之敷榮
爲巉妙之絕巘類簫臺之玉京宜帝真之下墮後電
掣而雷鳴繼神光之燭壇響環珮之琮琤何天人之
無間本皇上之精誠路逶迤而東轉經極目之蕭森

下來禽之茂嶺披合歡之華林始祈眞於磴杪終攬秀於軒陰啓龍吟之虛堂面紫石之高壁分竹齋於向背沸不老之泉液愛揮雲之翔鱗若騰躍於天地踰萬松之峻嶺設兩闗而嵚崎垂濯龍之瀑布與蟠秀而東馳遡練光以容與仰奇峰而登躋矧梅蘆之二渚結雲浪與浮陽俄就夷而絶嶮復淵澄而沼方池名鳳以號硯乃餘波之洋洋既流碧之霞錯又環山之翼張嚴宏堂之三秀奉九華之玉眞悵白雲之

已遠追音㣲之尚存壯阿閣以巢鳳擁萬木之巖春何漣漪之颸爽仰拱霄之是鄰覩書館之幽致擅著古之佳名極驚蛇而走虺知草聖之縱横臨清流而喜賦郢秋風之淫聲揭崑雲兮承嵐相岧嶤而抗衡彼會眞之高館愬羣玉之邃清儼踈梅之盈萬常沐雨而披煙儷氷姿於蕚綠非取媚而爭妍駭白龍之噴激落銀漢於九天方巢雲之入望亘黃果之緜連登絳霄以遊目聳萬壽之南山瀉烏龍之垂霤注鴈

池於石間企𡾋𡾋之峻亭諒絶塵而可攀欣欒寮之西闕藴丹華之秀巖羅玉芝與雲桂産南燭之非凡下丁香之密逕有閭植之松杉嗟禾麻兮菽麥埶黍稷兮惟艱開西莊以務本信農事之匪閑俯明秀之傑閣睎梅岩及春華偃霜風之老檜跂鳳翼之欹斜蔭檀欒之芸館豁凝思之雅堂備上臺之珍文若星燦而霞章臣蓋聞赤縣神州之説方壺員嶠之言既不周之具載亦同紀於崑崙定洪荒之無考宜姑置

而勿論窮山川於疇昔救子長之飛騫登岱宗而佇眙嘗歷井於天門瞻巍然之日觀視鳧繹之駿奔維祝融之巨鎮鬱紫蓋之奇峰標赤城而霞起滴九疑之翠濃觀羅浮與鴈蕩望廬阜之橫空陟嵩高之峻極有二室之重巒森峩峩之太華若秀色之可餐聳天平於林慮睇王屋之仙壇何諸山之瓌異均賦美於一端豈若茲嶽神模聖作總衆德而大備富千巖兮萬壑何小臣之榮觀忽承詔而駭愕捨華門之圭

賓詣鈞天之廣樂驚蓬心與蒿目蕩胷次之煩濁欲
麗窮其勝槩徒喙息乎林薄蜂房櫛比視閭閻也垤
蟻往來觀市人也縈紆如綫貫汲流也布筭縱橫俯
阡陌也累瑰積蘇羅層臺也翾飛蚑聚聽輪跡也其
體穹崇旁日月也其用浩博行變化也塵翳翳以電
掃兮雲溶溶而承宇既崛起以峕崒兮又盤互而深
阻遠而望之則或抗戾以分睽或附從而黨伍或跧
然而仰或偃然而俯或相蹲踞或相旁午迫而視之

則或如躍龍或如虓虎或若會同之冠冕或若隱翳之環堵或引援而維持或參差而齟齬或名三奇或號太古萬形千狀不可得而備舉也而又瑕石詭暉嶙峋巉巖靈壁之秀發於淮之北太湖之異來自江之南伏犀抱犢紫金之峰凌雲透月瓊玉之嵓遂根拏而固結成聳翠之煙嵐植湘水之丹橘列洞庭之黄柑盈待鳳之猗梧聳負霜之楩柟篔簹篁簡矗矗以森萃青綸紫荧𪾢𪾢而鬖髿遂凌岑而跨谷仰締

構於其間虹梁並亘旅楹有閑嘉玉爲之輝潤睇雲
楣之斕斑臨飛陛之揭孽淼平江之汪灣艤青翰投
文竿却龍舟而弗御規就橋而處安得元珠於赤水
仰神聖之在宥推無爲於象先擴堯仁之天覆且帝
澤之旁流復上昭而下漏宜乎絶珍姝祥駢至迭輳
潛生沼之丹魚華育藪之皓獸神爵棲其林麒麟臻
其囿屈軼茂而蓂莢滋紫脱華而朱英秀何動植之
休嘉表自天之多祐臣又聞積水成淵而蛟龍生積

土成山而風雨興皆物理之自然豈人力之所能葢嘗觀雲氣之靄靄時出没而相仍作寰區之潤澤肇五穀之豐登霈爲霖而復斂抱虛壁之層層舉兹山之盡美渠可得而誦稱爾乃或遐矚以寄情或周覽以託興衆彩迭耀臣目迷而不能得視羣籟互鳴臣耳惑而不能得聽何神用之莫測使凡氣之無定品物流形各正厥命如文王之在靈臺民樂其有德武王之居鎬京物不失其性豈若左太華而右褒斜爲

長楊之誇南丹水而北紫淵爲上林之盛而已哉夫
昔唐堯訪四子於藐姑射之山周穆賓西王母於瑤
池之上是皆篤要妙而有輕天下之心務逸舉而有
和雲謡之唱蓋翠華之遠遊徒赤子之在望惟吾皇
之至神擴廣愛之遐想曾何遠於九重邁蓬瀛之清
賞得忠嘉之信臣恊規制於明兩罄丹款以爰諆念
賢勞之鞅掌迄成功於九仞説見知於天奬凡經營
於六載之間而爲萬世無窮之休豈不廣哉曹組云

臣伏蒙聖慈宣示李質所進艮嶽賦特命臣繼作顧臣才短學踈豈能仰副睿旨進退皇懼不知所裁謹齋心百拜以賦其辭曰客有遊輦轂之下以問京師之主人曰東北之隅地勢緜連岡嶺秀深氣象萬千不知何所而乃如此焉主人曰國家壽山子孫福地名曰艮嶽客曰蓋聞五星在天五嶽在地東有泰山甲於區宇下臨滄溟旁跨齊魯南有衡山祝融紫蓋湘潭爲址九向九背西有太華三峰插天枕瞰函谷

橫斜渭川北則常山以限天驕大河朔漠仰其岩嶤中則嵩高與天峻極襟帶河洛屏翰京國復見茲於中都何前此而未識且山嶽之大天造地設開闢之初元氣凝結是豈人爲願聞其說主人曰清濁既分爰其陰陽播之大鈞孰爲主張是必造物區處維綱今以一人之尊大統華夏宰制萬物而役使羣衆阜成兆民而道濟天下夫惟不爲動心侔於造化則茲嶽之興固其所也而況水浮陸走天助神相凡動之

沓來萬物之享上故適再閏而歲六周星萬壑千巖
芳菲丹青之寫圖障也客曰嶽有五焉今益其一在
於五行數則差失主人曰客不聞五行在天乃六氣
君火以名相火以位寒暑運行曾無越次矧此有形
創於神智生生不窮悠遠之義然則五岳視三公之
官艮嶽爲多男之地乃其宜也夫何擬議客首肯久
之曰吾見乎岳之外矣吾聞乎岳之說矣獨有未詳
孰知其中蓋禁籞十二皇居九重深嚴祕奥内外莫

通願予陳其次第庶幾因以形容主人唯唯曰其大則可以槩舉其細則莫能縷數唯乘輿有時臨幸雖山岳亦類於庭廡請先陳其巖谷岡巒之體勢後狀其樓觀池臺之處所皆聖作而神述晝宏規而傑矩夫艮者八卦之列位岳者衆山之惣名高爲峰則秀拔拱爲岫則崢嶸霽色晚靜風光曉凝陟崔嵬而直上俯磴道以寛平雜花異香莫知其名佳木繁陰欣欣其榮唯特立於諸峰之右者乃主乎壽照之以南

極之星所謂山者如此淺若龍龕深若雲竇鎖煙霞於杳冥留風雨於昏晝或東炬而可入或捫扃而可叩石磊磊以巉巖木森森而聳秀間則流潤雲蒸可卜以陰晴之候所謂洞者如此爲山之屏爲洞之扃承乎上則安若榱桷託於下則覆若簷楹珍叢幽芳古木長藤龍絡軼虧高低相層鳥啼花發則春容淡蕩霜降木脱則石角崚嶒所謂巖者如此兩山之間氣聚其中衆木斯茂泉流暗通或重羅以暝晝或偃

草而進風梟長春之翠莖挺堅節之霜松每晨曦之照耀靄朝霧以空濛所謂谷者如此又有岡則隱然而起勢連山谷姝崒屼之峰巒類縈紆之林麓白雪照夜則寒梅盛開紅雲嬌春則仙桃極目恍如望千畝之鋭非巖之秀橫石壁壘亘若岡阜既草木以敷榮復地形之延袤迢迢大庾隅絕遐荒落落萬松得名錢塘今移根於南北亦不限於炎凉至若溶溶大波瀦爲巨派其流則小其合則大瑩上下之天光漑

淺深之湍瀨有巨魚以潛波鼉龍舟而夾載岸容萬
柳春風柔柯飛花滿空長條拂波或趁景而移棹或
鳴根而笑歌此謂之江者回環山根縈帶奇石淺以
蕩谷深以凝碧潺湲不窮流衍潄激泛桃花之露紅
浮洞天之春色輕鷗文禽棲息其側荷花不斷雲錦
舒張或聚而爲曲沼或漲而爲横塘煙梢露篠交翠
低昂此之謂溪者夫山洞嵓谷岡嶺江溪既略陳矣
子獨不見樓有絳霄朱欄倚空跨晴雲之縹渺挂瑞

日之曈曨綺疎凝霧天香散風覺星辰之逼近如霄漢之穹隆招飛仙於蓬壺揖素娥於蟾宫霓旌鶴馭税駕其中又不見閣有巢鳳異乎高崗豈丹穴之瑞應無雄構以翽翔即其軒楹架以傑閣芘五彩之鴛鶵下九霄之鸑鷟因太平之象會郿廟之人置酒大嚼歸美逢辰續夏日之句頌南風之薫其北也諸山之上衆木之杪俯雲壑之沈沈視煙霄之杳杳西瞻太行於晴霽東望海霞於清曉山巃嵸石嶙峋挹長

風之回玉宇導明月之湧冰輪齋心嘗比於崆峒精
禱每延乎上眞見飄飄之仙馭隨晨晨之青芬視其
榜曰介亭有排衙蒼碧之前陳者也因山高下周以
回廊如壁月之環坐復晴曦之騰光玩牙籤之甲乙
發寶書之祕藏徐逶迆而散步閒挾策而寓興花雖
芳而畫寂鳥雖啼而人靜傚隱士之山堂取逸人之三
逕其榜曰書館豈蓬户陳編之可並者也亭有勝筠
周以美竹何禁籞之實檻迸藍田之叢玉已交戛而

近砌復扶疎而出屋分月影之瑣碎聽風聲之斷續遊塵不到清意自生目蒼雲之翳翳面霜節之亭亭挺然不屈四時長青宸襟對爽固以貺名且館曰蕭閑深庭邃宇來萬籟之清風無九夏之劇暑棲寓懷之寶玩備宸章之毫楮前横江練傍列山莊或遣乘搓而上漢或笑喝石而爲羊超然燕處眞逍遥自適之鄉雜花爭妍紅紫相鮮或引繩而爲逕或彌望而成川錦繡照空而明煥風露散曉而香傳肅然行列

若羽林之萬騎粲然艷粧如宫女之三千四時之候參差不齊異塵埃之桃李雜紛蹂以成蹊斯號林華之苑見鏤玉之珍題至若山莊竹籬蘿蔓蓊鬱晩緑錡之共茂夾脩逕而高出俯以愛蒼苔之承步仰以見雲梢之敝日軒亭欄檻各相方而牓名故扶晨散綺洞煥秀瀾隨所寓而不一晴波融怡是爲鴈池望風中之飛練接雲際之虹霓南山巍然而蒼翠北渚湛若而漣漪聽雝雝之下集觀肅肅以高飛朝離乎

雪霜之野暮宿乎葭葦之湄唯恩波之可泳豈隨陽
之恨遲練以幽芳萼緑華堂何玉顔之澹佇見奇姿
之異常鄙江梅之尚紅陋臘梅之太黄得天上碧桃
之露掩薰爐清遠之香恍聖情而異稟蒙天笑以增
光故賜神仙之號潤珠户而敞文窻然而如此之類
安能悉紀若夢遊仙髣髴而已客曰子之所陳心存
意識或欲周知何從皆得主人曰人間天下飛潛動
植萃在其中不可殫極姑陳述乎二三而已溪累言

於千百非若子虛上林之夸大兩京三都之緣飾顧難狀於言辭徒充塞於胸臆客曰姑置是事請質所疑何一隅之形勢若千里之封圻主人笑曰嘻夫耳目之不際何可以意測思慮不至孰可以强知望壺中者初不察其天地遊武陵者亦豈意其有桃溪矧都邑紛華之地藏十洲三島之奇客又曰蓋聞橘不踰淮貉不踰汶今兹草木來自四方原莫知夫遠近物理地宜請得而論主人曰天子神聖明堂頒制視

四海為一家通天下為一氣考其迹則車書混同究其理則南北無異故草木之至微不變根荄於易地是豈資於人力蓋已黙然運於天意故五岳之設也天臨宇宙五岳之望也列於百神兹岳之崇也作配萬壽彼以滋庶物之蕃昌此以壯天支之擢秀是知眞人膺運非特役巨靈而驅五丁自生民以來蓋未之有客恍然聞所未聞於是鼓舞懽忻頌詠太平等乾坤之永久又詔二臣共作艮嶽百詠詩以進艮嶽

勢連坤軸近乾罔地首東維鎮八方江不風波山不
險子孫千億壽無疆介亭雲棧横空入翠煙躋攀端
可躡飛仙介然獨出諸山上磊磊排衙石滿前極目
亭千里飛鴻坐上看山川風月在憑欄不知地占最
高處但覺恢恢天宇寬圖山亭軒𢛁正在翠微中欲
雪雲生四面峰璀璨地鋪紅瑪瑙巑岏山聳碧芙蓉
跨雲亭地高天近怯憑欄下視浮雲咫尺間只怪輕
雷起嵒際不知飛雨過前山半山亭憑高玉輦每從

容中路嘗聞憩六龍塵外有人如到此便須行徹最
高峰蕭森亭曉日玲瓏宿霧開四簷時有好風來不
應班竹林中見却似松根琥珀堆麓雲亭山下深林
起白雲白雲飛處斷紅塵伴行直到高峰上舒卷縱
横不礙人清賦亭四海熙熙萬物和太平廊廟只賡
歌欲追林下騷人意却是臨流得句多散綺亭斷虹
飛雨過天涯碧落浮雲不復遮明日陰晴真可卜倚
欄來此看餘霞清斯亭天波萬斛瀉鎔銀跨水横橋

麗構新但取眞堪濯纓意玉堦金闕本無塵煉丹亭
藥爐龍虎正交馳五色雲生固濟泥凡骨欲逃三萬
日君王曾賜一刀圭瓊波亭水影搖暉動碧虛日華
凌亂上金鋪安知不是鮫人實往往淵中得美珠小
隱亭古木回環石路横居山初不在崢嶸聖人天下
藏天下小隱聊爲戲事名飛岑亭微雲將雨洗層巒
石磴莓苔路屈盤正是江南最佳處仰看蒼翠俯澄
瀾草聖亭落筆縱横走電光近臣時得賜雲章龍盤

鳳翥皆天縱渴驥驚虵不足方書隱亭吾皇聖學自
天衷載籍源流一一通宵旰萬幾營四海更將心醉
六經中高陽亭仙舟時倚碧溪灣花外青旗映淺山
不醉闔風緣底事要看豪飲似人間噰噰亭聖主從
來不射生池邊羣鴈恣飛鳴成行却入雲霄去全似
人間好弟兄忘歸亭玉景金霞長不夜松篁泉石更
留人廣寒宮殿秋偏好待看林梢月色新八仙館蟠
桃初熟玉京春圓屋如規户牖新盡是瑶池高會客

豈容塵世飲中人環山館峰巒回合聳雲屏巖靄溪
光面面橫開户忽驚千仞翠憑高方見九重城芸館
玉堂金馬盡名儒黃本牙籤付石渠向此別藏三萬
卷不憂中有蠹書魚書館蓮燭詞臣在外庭青錢學
士已登瀛回廊屈曲隨巖阜挾策何妨取次行蕭閑
館書草吹來種種香好風移韻入松篁丹臺紫府無
塵事倚覺壺中日月長漱瓊軒淺碧分江入衆山山
深無處不潺潺開軒最近寒溪口噴薄松風響珮環

書林軒甲乙森然盡寶書校讎曽授魯中儒萬幾多
暇時來此玉軸牙籤自卷舒雲岫軒山上飛雲片片
輕雲山相似倚空明從龍本合封中去觸石光從望
處生梅池玉鈿勻點鑑新磨香逐風來水上多應爲
横斜詩句好故教疎影瀉平波鴈池暮天飛下一行
行淺渚平沙足稻粱有此恩波好遊泳何須辛苦去
衡陽硯池黑雲凌亂曉光凝氣接崑崙冷不冰龍餅
麝元皆御墨游魚吞却化鯤鵬林華苑連雲複道映

樓臺茂苑奇花日日開但得如春天一笑芳菲何必
曉風吹絳霄樓翼瓦飛甍跨閣風捲簾滄海日曈曨
佳時自有羣仙到笑語雲霞縹緲中倚翠樓梯空隐
户半山間滴滴嵐光照畫欄六月火雲揮汗日雲來
唯覺石屏寒奎文樓龍蟠虬𦍑出風雲鏤玉填金聖
製新自與六經垂日月更令羣目仰星辰巢鳳閣朝
陽鳴處有亭梧爭似珠簾映綺疏丹穴來儀聽九奏
不妨於此長鵷鶵竹岡蒼雲蒙密竹森森無數新篁

出翠林已有鳳山調玉律正隨天籟作龍吟梅崗潤連峰嶺玉崔嵬春逐陽和動地來不似前村深雪裏夜寒唯有一枝開萬松嶺蒼蒼森列萬株松終日無風亦自風白鶴來時清露下月明天籟滿秋空蟠桃嶺不到瑤臺白玉京海中仙果但聞名何人為報西王母嶺上如今種已成梅嶺雪林橫夜月交光萬壑風來處處香聖主乾坤為度量包藏曾不限遐荒三秀堂牕户深沈晝不開鳳凰時下九層臺月明夜靜

聞環珮知有霓旌羽扇來蕚緑華堂緑蕚承趺玉蘂
輕清香續續度簷楹天教不雜開桃李賜與神仙物
外名嵩春堂桂影亭亭漾碧溪尋芳曾被暗香迷碧
桃開後晴風暖花外幽禽自在啼躡雲臺萬本琅玕
密不開林深明碧鎖高臺更無一點遊塵到但覺雲
隨步步來玉霄洞披香尋徑百花中蝶引蜂隨路不
窮但見凌霄纒古木洞天應與碧虛通清虛洞天玉
闕金鎖一重重只見桃源路暗通行到水雲空洞處

恍如身世在壺中和容聽白羽流星一點明上林飛
鴈幾回驚弓開月到天心滿風外唯聞中的聲泉石
聽縈迂流碧與環山月地雲階在兩間有此清泠居
物外方知塵土屬人寰揮雲亭天風吹作海濤聲揮
斥浮雲日更明波上石鯨時吼雨只知樓閣是蓬瀛
泛雪聽月團攜下九重天來試人間第一泉正在水
聲山色裏六花浮動紫甌圓虛妙齋武王屈巳尊箕
子黃帝齋心問廣成惟道集虛觀衆妙超然將見不

能名壽山結構崇高秀氣連清風不老月長圓春遊
玉座時相對花發鶯啼億萬年杏岫山上晴霞興綵
雲芳菲時節避花繁分明自有神仙種不是青旗賣
酒村景龍江潤通河漢碧涵空影倒光山曉翠重閒
說巨魚時駭浪只應風雨是神龍鑑湖水天澄澈瑩
寒光一片平波六月凉移得會稽三百里不教全屬
賀知章桃溪霏霏紅雨落清潯流出山中直至今休
道仙源在平地空教人向武陵尋回溪穿雲透石落

潺潺戀浦餘波尚繞山只怪嵐光迷向背不知流水

正回環滴滴巖蒼苔青潤石嶙嶶泉脈涓涓濕白雲

疑有天仙深夜過丁當環珮月中聞榴花嵓絶域移

根上苑栽又分紅緑向嵓隈纍纍子巳枝間滿灼灼

花猶葉底開枇杷嵓結根常得近林巒晚翠誰憐却

歲寒不見龍文横捍面方知垂實作金丸日觀嵓朝

陽初上海霞紅五色雲生碧洞中回首爛柯人自老

棊聲猶在石門東雨花嵓紛紛泊泊弄晴暉曾逐春

風上繡衣不爲胡僧翫貝葉仙家長有碧桃飛蘆渚
萬葉梢梢秋意初斜風細雨憶江湖誰知雪壓波澄
後更與宮中作畫圖梅渚只借晴波爲曉鑑不隨花
鳥作江雲未須吹笛風中去多得清香水際聞揆查
谷折花宜與酒相薰結子難隨酒入唇一陣暗香無
處覓不知幽谷巧藏春秋香谷玉屑花繁淡淡黃碧
嵒曾伴紫欄芳月明露洗三秋葉山迥風傳七里香
松谷雲藏煙鎖晝蒼蒼得地何須作棟梁聞道九龍

扶輦過一山風又作笙簧長春谷洞天風物幾人知
暗得陰陽造化機不似寒鄉待鄒律四時嵒際有芳
菲桐徑不嫌春老花飛濕要聽秋來雨打聲一自移
根來禁籞朝陽常有鳳凰鳴松徑夾路成行一樣清
吟風篩月自亭亭雲章正寫人間瑞坐待雲根長茯
苓百花徑紅紫交加一徑通翠條柔蔓浴玲瓏日晴
煙暖微風度百和香薰錦繡中合歡徑絲絲拂拂機
中錦繡縷茸茸馬項纓却似漢宮三十六黃昏時節

掩羅屏竹徑翠葉吟風長淅瀝寒梢擎露忽高低有
時杳杳穿雲去碧玉交加四望迷雪香徑夾徑梨花
玉作英年年寒食伴陰晴要看雪色無邊際十二樓
前月正明海棠屏清明微雨欲開時叔什狂香付整
齊但得浣花春在眼不須枝上杜鵑啼百花屏衆香
芬馥著人衣雲母光寒露未晞園得春風勝繡幕紛
紛紅紫鬬芳菲蠟梅屏冶葉倡條不受羈翠鈿輕束
最繁枝未能隅絶蜂相見一一花房似蜜脾飛來峰

突兀初驚倚碧空翠嵐仍與瑞煙重吳儂莫作西來
認眞是蓬萊第一峰留雲石白雲何事苦留連中有
嵌空小洞天却恐商巖要霖雨因風時到日華邊宿
霧石飛煙自遶龍樓駐瑞氣長隨海日開獨有春風
花上露夜深多伴月明來辛夷塢山中常壓早梅開
不待暄風暖景催似與東君書造化筆頭春色最先
來橙塢磊磊金丸畫不如空濛香霧幾千株應憐綠
橘秋江上却被人間喚木奴海棠川清明時候暖風

吹藥暗花明滿目開石在劒門猶北向錦江春色亦
須來仙李園亳社靈蹤亘古存混元龍蚖出風塵移
根更接蟠桃嶺結子開花萬萬春紫石壁没水攀蘿
琢馬肝齋持堅潤出風端潛藩每恨端谿遠疊作山
中峭絶看椒崖團枝紅實見秋成曾按方書合五行
不遺漢宮塗屋壁此間吞餌得長生濯龍峽山東蒼
煙細路通噴泉飛雨灑晴空眞龍豈許尋常見故作
雲閻飲澗虹不老泉來從雲竇不知遠湧出碧嵓無

暫停花落鶯啼春自晚潺湲長得坐中聽柳岸牽風
拂水弄春柔三月花飛滿御樓不似津亭供悵望一
生長得繫龍舟棧路六丁開處只通秦此地天臨萬
國春馹驛有時思叱馭服勞王事愛忠臣藥寮已聞
頒朔向明堂百草猶思一一嘗天意應憐民疾苦欲
躋仁壽佐平康太素庵結草鋪茅不用華白雲深處
列仙家蕭騷風雨千竿竹翠葉濃陰襯碧霞祈眞磴
臺上爐香裊翠煙雲閒風馭已翩翩吾皇奉道明靈

降惟德從來可動天躑躅歸春風曉日亂晴霞艷艷
初開一觸花疑是仙琴紅玉軫醉歸遺在紫皇家山
庄重崖置屋亦常關下法龍眠小隱山縱有青牛不
耕稼但聞犬吠白雲間西庄低作柴扉短作籬日晴
雞犬自熙熙躬耕每以農爲本稼穡艱難舊亦知東
西闕天上人間自不同故留闕鑰限西東姓名若在
黃金籍日日朝元路自通敷春門帝力無私萬國通
尚思寒谷待春風欲將和氣均天下都在熙熙造化

中又詔翰林學士王安中令登豐樂樓望而賦詩云日邊高擁瑞雲深萬井喧闐正下臨金碧樓臺雖禁籞煙霞嵓洞却山林巍然適構千齡運仰止常傾四海心此地去天眞尺五九霄岐路不容尋質字文伯熈陵時參知政事昌齡之曾孫組字元寵頴昌陽翟人俱有才思晚始際遇悉授右列侍祐陵時寵臣皆內侍梁師成所引遂得愛幸質少不撿文其身賜號錦體謫仙後隨從北狩組逢辰未久而没官止副使

有子即勛也頗能文祐陵即以其父官補之後獲幸
高宗位至使相録之於秩以紀當時之盛近王稱作
東都事略載蜀僧祖秀所述遊華陽宫記不若是之
備也是時獨有太學生鄧肅上十詩備述花石之擾
其末句云但願君王安萬姓圃中何日不東風詔屏
逐之靖康初李伯紀啓其事薦其才召對賜進士出
身後爲右正言著亮直之名於當日肅字志宏南劒
人有文集號栟櫚遺文三十卷詩印集中

祖宗以來除拜二府必遷六曹侍郎或諫大夫當時爲寄禄官在今皆太中大夫以上是以從官入參機務也登兩制必左右正言前行郎中爲之今承議郎以上是以朝臣而論思獻納也元豐官制行裕陵考唐六典太宗用魏鄭公爲祕書監參知機務故事易執政爲中大夫王和父蒲傳正是矣而從臣易爲通直郎猶曰朝官舒亶徐禧是也已爲殺矣近日錢師魏登政府坐謬舉降三官明清即以啓之以謂自昔以

來未有朝請大夫而參知政事者且大臣有過當去
位不當降罰不報
明清嘗觀歐陽文忠與劉遼丈書問答入閤儀詞甚諄
複見兩賢文集中近閱田宣簡儒林公議詞簡而詳
今載於左國家承五代大亂之餘每朔望起居及常
朝並無仗衛或數年始一立冬正仗當世人士或不
識朝廷容衛迄至缺然太宗朝常詔史館修撰楊徽
之等校定入閤舊圖時江南張洎獻狀述朝會之制

得失明著且要云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
周爲外朝在唐爲大朝冬至元日立全仗朝百國在
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在周爲中朝在
漢爲前殿在唐爲正衙凡朔望起居冊拜后妃皇太
子王公大臣對四夷君長試制策科舉人在此殿也
昔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閤唐制紫宸上閤法此制也
且人君恭巳南面嚮明而理紫微黄屋至尊至重故
巡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御殿則有勾陳羽衛之嚴

故雖隻日常朝亦猶立仗前代謂之入閤儀者蓋隻日御紫宸上閤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黃麾金吾仗候勘契畢喚仗即自東西閤門入故謂之入閤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宜爲上閤甚非憲度況國家繼百王之後天下隆平几曰憲章咸從損益惟視朝之禮尚自因循竊見長春殿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殿前地位連橫街亦甚廣博伏請改創此殿作上閤爲隻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政殿即唐之延英是也爲

雙日常時聽斷之所庶乎臨御之式允協前經今論以入閤儀注爲朝廷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竊按舊史中書門下御史臺謂之三署爲侍從供奉之官今常朝之日侍從官先次入殿庭東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時起居其侍從官則東西對拜甚失北面朝謁之禮今請准舊儀侍從官先次入起居畢在左右分行侍立於丹墀之下故謂之蛾眉班然後宰相率執政班入起居庶免侍從官有東西對拜之文得遵正禮

至慶歷三年予知制誥時始詔臺省侍從官隨宰相
正班北面起居其他則無所更馬
嘉祐中詔宋景文歐陽文忠諸公重修唐書時有蜀人
吳縝者初登第因范景仁而請於文忠願預官屬之
末上書文忠言甚懇切文忠以其年少輕佻距之縝
鞅鞅而去逮夫新書之成迺從其間指摘瑕疵為糺
繆一書至元祐中縝遊宦蹉跎老為郡守與五代史
纂誤俱刊行之紹興中福唐吳仲實元美為湖州教

授復刻於郡庠且作後序以謂鍼膏肓起廢疾杜預實爲左氏之忠臣然不知纈著書之本意也張仲宗云

明清家有續皇王寶運録一書凡十卷王景彝家所藏印識存焉多叙唐中葉以後事至於詔令文檄悉備唐史新舊二書之闕文也但殊乏文華所恨宋景文歐陽文忠諸公未曾見之其載黄巢王氣一事盡存舊詞姑綴於編中和三年夏太白先生自號太白山人不拘禮則又云姓王竟不知何許人也金州耆宿

云每三年見入州市一度自見此先生賣藥已近三
四十年顔貌不改不老其年夏六月三日太白山人
修謁金州刺史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崔堯
封云本州直北有牛山傍有黄巢谷金桶水且大冦
之帥黄巢凌劫州縣盜據上京近已六年又僞國大
齊年號金統必慮王氣在北牛山伏請聞奏蜀京掘
破牛山則此賊自敗散堯封聽之大喜且具茶果與
之言話移時太白山人禮揖而去堯封遂與州官商

量點諸縣義丁男日使萬工掘牛山一箇月餘其山後崖崩十丈以來有一石桶桶深三尺徑三尺桶中有一頭黃腰獸桶上有一劒長三尺黃腰見之乃呦然數聲自撲而死堯封遂封劒及畫所掘地圖所見石桶事件聞奏僖宗大悅尋加堯封檢校司徒封博陵侯黃巢至秋果衰是歲中原尅平如昭洗王涯等七家之詔亦見是書也

舊制京官造朝不許步行每自外任代還朝參日步軍

司即差兵士三人馬一匹隨從得差遣朝辭畢所屬
徑闕排岸司應副回綱船乘座以歸如在蘇杭間居
止即差浙西綱船選人改官授告有日閤門闕步軍
司差人馬如五人改官即五騎十五人伺候內前授
告了各乘馬以故一時戲語云宜徐行照管踏了選人
祖宗開國以來西北兵革既定故寬其賦役民間生業
每三畝之地止取一畝之稅緣此公私富庶人不思
亂政和間諫利之臣建議以為彼處減匿稅賦乃創

置一司號西城所命内侍李彦主治之盡行根刷拘
催專供御前支用州縣官吏無卻顧之心竭澤而漁
急如星火其推行爲尤者京東漕臣王寀劉寄是也
人不堪命遂皆去而爲盜敵人未南來河北蜂起游
官商賈已不可行至靖康初智勇俱困有啓於欽宗
者命斬彦竄斥寀寄以徇下寛恤之詔然無鄉從之
心矣其後散爲巨寇於江淮間如張遇曹成鍾相李
成之徒皆其人也外舅云

沈義倫盧多遜爲相其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後遂
以爲常今之朝奉郎也呂文穆爲相當任子奏曰臣
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況天下才能老於
巖穴不能霑寸禄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
命恐罹譴責乞以臣釋褐時所授官補之自是止授
九品京秩因以爲定制以至今日
太平興國五年詔通判得舉選人充京官運判所舉人
數與提刑等至熙寧三年置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

各添舉員有旨今後通判更不舉選人充京官運判比提刑減人數之半

唐制郊祀行慶止進勲階五代肆赦例遷官秩本朝因之未暇革也章聖時左司諫孫何與起居郎耿望言其非制上嘉納之遂定三年磨勘進秩之法孫鄰幾家傳云

官制未改時知制誥今之中書舍人但演詞而已不聞繳駁也康定二年富文忠爲知制誥先是昭陵聘后蜀中有王氏女姿色冠世入京備選章獻一見以爲

妖艷太甚恐不利於少主乃以嫁其姪從德而擇郭后位中宮上終不樂之王氏之父蒙正由劉氏姻黨屢典名藩未幾從德卒至是中批王氏封遂國夫人許入禁中文忠適當草制封還抗章甚力遂併寢其旨外制繳詞頭蓋自此始崇觀姦佞用事賄賂關節干祈恩澤多以御筆行下朱書其旁云稽留時刻者以大不恭論流三千里三省無所干預大啓倖門爲官徒之捷徑宣和五年有黃冠丁希元者得幸爲侍

宸道録自云晉公之孫忽降御筆丁謂輔相真宗逮仁宗即位有定策之功未經褒贈可特贈少保官其後五人時盧襄賛元爲吏部尚書袖其牘請對啓於上云使謂過可湔洗則累朝叙卹久矣獨至今乎偽罪惡顯然一旦褒録豈不駭四方之聽於是命格不下自是御筆遂有執奏不行者矣二者皆甚盛之舉也

張唐英字次功西蜀人與天覺爲同胞兄也熈寧中仕至殿中侍御史嘗述仁宗政要上於朝又盡作昭陵

朝宰執近臣知名之賢諸傳於其中今世所謂嘉祐
名臣傳者是也特政要中一門耳然印本亦未盡焉
明清家有政要全書可考次功父文蔚范蜀公作墓碑
韓魏公嘉祐末以翊戴功輔英宗既爲永昭山陵使使
事畢而上不豫矣不敢辭位四載而永厚鼎成以元
宰復護葬於洛魏公先自上疏云自有唐至於五代
山陵使事訖求去今先帝已祔廟而臣兩爲山陵使
恬然不能援故事去位則是不知典故何以勝天下

之責雖陛下欲以私恩留臣顧中外公議且謂臣何
神宗再三留之卧家不出遂以司徒兩鎮節度使判
鄉郡相州元符末章子厚爲永泰山陵使子厚專權
之久人情欝陶有曾誕敷文者作詞略云草草山陵
職事厭厭罷相情懷謂故事也紹興間會稽因山泰
會之爲固位之計迺除孟仁仲爲樞密使以代其行
仁仲不悟其機事竣猶入國門會之怒諷言路引以
論列出典金陵

熙寧初韓魏公力辭機政以司徒侍中判相州已命未辭忽報西邊有警曾宣靖乞召公同議廷中神宗從之公辭云已去相位今帥臣也但當奉行詔書豈敢預聞國論時人以爲得體元豐末呂吉父以前兩地守延安過闕乞與樞密院同奏事上親批云弼臣議政自請造前輕躁矯誣深駭朕聽免朝辭疾速之任已而落職知單州其後吉父貶建州安置東坡先生行制辭云輕躁矯誣德音猶在謂此也

孫叔易近為先人言大觀中自南京教授差作試官回
次朱僊鎮閱邸報吳併兄弟以左道伏誅坐中監鎮
使臣云某少日作吳沖卿丞相直省官親見元豐中
交趾李乾德陷邕廉州詔郭逵討之神宗問所以平
交趾者逵曰兵難預度願馳至邕管上方略師往遂
復邕州進次富良江又破之獲賊將洪眞太子者於
是乾德議降而逵以重兵壓富良江與交人止一水
之隔沖卿忌其成功堂帖令班師逵逗遛不進交人

大入全軍皆覆逹坐貶秩倅儲沖卿孫也此蓋天報之云當時詩人陳傅作佐郎將云林中生致左郎將名王頭顱十四五乾德可禽嗟不謀同惡相濟能包羞降書冉冉過中洲中軍傳呼笑點頭蠻首算成匆藥喜君臣稱觴弭多壘元戎凱旋隅天水夜經挑榔趨決里驅將十萬人性命換得交州數張紙

明清前録載和買起於王絲後閱范蜀公東齋記事云太宗時馬元方爲三司判官建言方春民乏絶時預

給官錢貸之至夏秋令輸絹於官和買紬絹蓋始於此然在昔止是一時權宜措置於一歲之間或行於一郡邑而已至熙寧新法乃施之天下示為準則是時越州會稽縣民繁而貪所貸最多舊額不除至今為害而不能革惟婺州永康縣有一傑黠老農鼓帥鄉民不令稱貸且云官中豈可打交道耶衆不敢請獨此一邑遂無是患聞今不然

紹聖初孟后廢處道宫偶遼國遣使來詔命邢和叔館

之邢白時宰章子厚曰北使萬一問及瑤華事何以爲詞子厚曰當云罪如詔書已而北人不及之忽問曰南朝近日行遣元祐人何耶邢即以子厚語答之歸奏泰陵大喜以謂善於專對 劉季高云

五代時有姓吕爲侍郎者三人皆名族俱有後仕本朝爲相吕琦晉天福爲兵部侍郎曾孫文惠端相太宗吕夢奇後唐長興中爲兵部侍郎孫文穆蒙正相太宗曾孫文靖夷簡相仁宗衣冠最盛已具前録吕咸休周

顯德中爲户部侍郎七世孫正愍大防相哲宗異哉

富鄭公晩居西都甞會客於第中邵康節與馬因食羊

肉鄭公顧康節云煑羊惟堂中爲勝堯夫所未知也

康節云野人豈識堂食之味但林下蔬筍則常喫耳

鄭公赧然曰弼失言邵公濟云

治平初詔改諸路馬歩軍部署爲總管避厚陵名也考

之前史總字皆從手合作揔字非從糸無疑出於一

時稽考不審沿襲至今不可更矣

李成季昭玘元祐左史自號樂靜居士五代宰相李濤五世孫濤至本朝以兵部尚書莒國公致仕尚書當時階官也其家自洛徙齊成季猶子漢老邴也中興初位政府一時大詔令多出其手泰少游作李公擇常行狀云遠祖濤五代時號稱名臣仕皇朝爲兵部尚書封莒國公莒公少時仕於湖南有一子留江南公其裔孫也所以今爲南康建昌人世號山房李氏成季與公擇鄉里雖各南北要是本出一族子孫皆

鼎盛不知後來兩家曾叙昭穆否耳
儂賊犯交廣毒流數州諸將久無成功狄武襄既受命
顓征首責崇儀使陳曙斬之余襄公皇恐降階祈求
武襄慰藉遣之於是軍聲大振竟破賊而桂人為崇
儀建廟貌祀事至今唯謹東坡先生以書抵廣西憲
曹子方云閑居偶念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
儀陳侯忠勇絶世死非其罪廟食西路威靈肅然願
公與程之邵議或同一削乞載祀典使此侯英魄少

信眉於地中如何如何武襄必無濫誅而廣人奉事之益嚴又有東坡之說如此不可曉也隆興初帥臣張維奏詔賜其廟額曰忠愍曙高郵人進士及第後換右列靈芝王平甫撰其碑志甚詳其壻許光疑始以布衣自嶺外護其喪以歸人皆多之後登第終吏部尚書

唐書特立宗室傳贊乃云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姦諛幾亡天下程知柔在位無所發明林甫在姦臣

傳知柔相昭宗附宣惠太子業傳後第五卷止叙七人適之峴勉夷簡程石回然李麟乃懿祖後李逢吉李蔚俱隴西同系李宗閔出鄭王房李揆亦出隴西宰相共十三人也不同作一傳何耶

揮麈後録卷二